



无法直视

To Be A Better Girl

夏茗悠 作品

To Be A Better Girl

无法直视



夏茗悠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法直视 / 夏茗悠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90-0195-7

I. ①无…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7972号

无法直视

作 者: 夏茗悠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张 山

责任编辑: 周 欣

封面设计: 龙 梅

复审人: 李 民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195-7

定 价: 28.00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话	001
第二话	023
第三话	045
第四话	069
第五话	091
第六话	115
第七话	141
第八话	167
第九话	187
第十话	209
番外	231
后记	244

○
第
一
话

(m*·m)..♡

To Be A Better Girl

[一]

七月初的这天，连呼吸都是燥热的。

阳明中学考场门口挤满了学生家长，考场内成百上千的学生中一些不可谓没有缘分，他们共处同一个考场，面对同一个监考老师，但他们几乎地忽略了彼此。在他们眼里，更重要的是与这个考场的缘分。

考上阳明中学是这个学区几乎所有学生的梦想，如果阮萌能够暂时把考阳明的雄心抛开，以轻松的心情环顾教室，打量周围其他考生，她也许能更早些认识薛嵩。

其实，她和薛嵩的交集还不止这点。

由于家住得近，几年来，他们俩总在同一个便利店买薯片和冷饮，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对方。

有一次他们分别和各自的朋友在同一个电影院售票窗口排队，阮萌在薛嵩的前面，可惜显然薛嵩的魅力还比不上小罗伯特唐尼，她兴奋得没顾上回头。

还有一次是在麦当劳排队，薛嵩混在一群刚打完篮球浑身热气腾

腾散发汗味的男生中间，阮萌捏住鼻子拉着闺蜜换了一支队。

甚至有一次，薛嵩的哥们对他谈起了关于阮萌的趣闻轶事，而薛嵩却回以“人生中最反感这类专给别人添麻烦还自以为可爱的女生”拒绝上前结识，背对他们的阮萌在不远处打了个喷嚏。

他们曾经有那么多机会相识，却无一例外地擦肩而过，直到这年九月，他们终于成了同班同学。

[二]

周一清晨，秋天的暖阳照得人犯困。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伴奏下，全校学生懒懒散散地进了场。

翠绿色的草坪上好像平铺开一片巨幅多米诺骨牌，每个环节都在随风摇晃，哪里一个不慎就要连排倒下溃不成军。

从观礼台上往下看，大概每个晨会都是这副令人泄气的景象。

让薛嵩最不能忍受的是，举班牌的那一排中缺了个人。

整个方阵像缺了颗门牙。

待发现缺席者是自己班级的文体委员，薛嵩突然感到如鲠在喉，无法置身事外。他转头问身边的好友：“几点了？”

由于领子上夹着麦克风，虽然声音极低，台下的学生还是听得清晰。

陈峰城从校服口袋里掏出手机，垂眼一瞥：“七点十六。”

这个举动之后，观礼台下的女生们终于被打了强心针，局部骚乱

取代了之前的整体颓靡。

[三]

大多数人从军训第一天就注意到了，新生中有个男生就算和大家穿着相同的迷彩服，也难以掩盖其鹤立鸡群的本质。四班班长薛嵩，据说是以接近满分的成绩考进阳明，当然，对女生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长相。

薛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运动型阳光美少年或者忧郁型多情美少年，单看他那张脸，似乎并没有精致到360度无死角，甚至有点略显平常。只是他身高卓群，总把衣袖挽到手肘，干练地露出一截清瘦白皙的前臂，不苟言笑，无时无刻不是微蹙的眉头在眼镜后若隐若现，有种存在感爆棚的气场。

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式上发言时，女生们反常地期望台上的人发言时间长一点，但他只简短地说了五六句就匆匆结束，仿佛对整个仪式都不屑一顾。

“演讲就像女孩子的迷你裙，越短越好。”

——这条真理放在薛嵩身上似乎不太适用。他是那种让人莫名其妙心甘情愿仰望起来的人。

时隔五周，才等到薛嵩第二次走上观礼台做四班值周的总结，由于中间夹了个十一长假，使等待显得更加漫长。

相比起来，同样等候在观礼台边的陈峰城人气就低多了。这时

候四班之外大部分人还不认识陈峰城，不知道这个男生在周一晨会时出现在观礼台上是什么缘故，与一本正经的薛嵩相比，他显得随性得多，连正装领带都系得松松垮垮。前排女生由于能看清他的脸而少女心沦陷，靠后排的女生只注意到他身高与薛嵩相当，两个男生站在一起加成了引人注目的程度。

薛嵩转头问陈峰城时间倒并无特别，只让少数腐女稍稍振奋，但接下去陈峰城的动作却让全校都瞠目结舌——他无视教学区禁止使用手机的校规，在观礼台上、全校学生、全体老师面前，掏出了手机。

一直保持着低分贝噪音的操场出现了长达三秒的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十倍于之前的议论纷纷。

竟然没有一个老师走上观礼台去没收他的手机，几个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脸上同时露出了困惑又两难的神色，这时大家还并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感到为难。

台上的男生看过时间后神情自若地将手机放回口袋，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较之薛嵩，他的脸上略带困倦，完全不知道自己一战成名。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薛嵩在距离升旗仪式开始还有短短四分钟的时候，从观礼台上走了下来，一直走到四班的纵队前，拾起倒在红色跑道上的班牌，轻声问站在第一位的小女生：“阮萌还没来？”

“没有。”

“你上前来帮忙举一下班牌好吗？”

班长大人温柔的征询语气让小姑娘有点受宠若惊：“好、好的。”

做完这个安排，薛嵩迅速回到观礼台上，再一次俯视整齐的方阵，终于心满意足。他却不知道自己源于强迫症的一个举措引发了台下关于“阮萌是谁？”的大讨论。

[四]

睡过了头。长假前布置的数学作业还没做，周一早晨必须全体出席升旗仪式，也没法在早自习时抄作业。小组长是个摩羯座，不管怎么说好话，最终一定还是会铁面无私地将自己没交作业本的事上报给课代表。不要问为什么不能说服课代表包庇自己，总之……

危机指数五颗星。

如此一来只能使用必杀技了。阮萌狠下心把前不久才发下来的数学练习本放在小组长桌上，想想又拿起最上面两本，把自己的本子夹在了中间。

这本练习本上只有截止到上次已经被批改过的习题和订正，并没有这次的作业。但暂时可以勉强蒙混过关，只要在老师发现前补好作业，等事发后拿着已完成作业的本子委屈地对老师解释自己只是交作业时拿错了本子，老师应该就不会说什么了。

阮萌着实为自己的聪明感到振奋。

解决完这个棘手的大麻烦，她顿时解除了心理负担，哼着小曲飞快地地下楼，一路奔向操场，终于在升旗仪式开始前及时达到文体委员

举班牌的位置，运气实在太好了。

不过前面第一排的女生是怎么回事？擅自占了自己的位置不说，还自以为是地举着班牌。阮萌有点不满，不客气地从她手里拿过班牌：“我来了。”言下之意是“你可以走了”。

小女生知趣地向后退去。

阮萌转过身挺胸抬头站定，又恢复了好心情。今天可是薛嵩主持升旗仪式外加做值周总结的日子呢！

抬眼望去，台上薛嵩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难道他还是讨厌抛头露面？

女生压根想不到，薛嵩的满腔怒气其实是冲自己来的。

在此刻的班长大人眼里，四班由于第一人的后退，整条纵队像蜈蚣一样扭动了起来，队首女生的一头红棕色长发在阳光下异常刺目。自己迟到的情况下，按常理应该顺势排在队伍最后吧？她脑子到底是什么构造？不惜以弄乱整条队列为代价非要站在第一个？

薛嵩抬手扶了扶额头。

陈峰城虽然不能从正面看清薛嵩完整的表情，但还是完全能理解薛嵩的烦躁，在一侧笑了起来。

[五]

无论在哪个学校，校规前未必是人人平等。

虽然陈峰城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手机看时间，手机也没有被老师

没收，因为他可是以全市数学竞赛一等奖得主的身分去接受校长亲自表彰的，总不能在校长表彰前没收他手机吧？总之学工老师都睁只眼闭只眼了，班导师也懒得计较这种细节。

但是阮萌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刚一散操她就被学生工作委员会主任叫住。

“上上个星期就叫你把头发染回黑色，怎么连长假都过了还没染？”

女生立刻装乖服软，双手合十举到脑门前：“我忘了……呜……老师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今天中午一下课就去染黑！”

“呜什么呜？全校都穿衬衫，就你穿不好。非要敞开当风衣，里面还穿吊带背心，你说你像不像个学生？不穿校服也就算了，竟然还穿这么短的热裤，后面看比衬衫还短，像没穿裤子一样，你害不害臊？”

阮萌平时心理素质过硬，本来学工老师说这么几句对她来说根本毫无杀伤力。可偏偏说到“像没穿裤子一样”的时候，刚从观礼台上下来的薛嵩打旁边经过。

男生闻声侧目，但目光移动到一半就停止了。

阮萌意识到对方视线的最终落点在自己大腿上时，顿时也窘得红了脸。

尴尬的人只有阮萌，薛嵩却仿佛只是瞥了眼猪腿似的走了过去，阮萌隐约觉得他加快了步伐，好像在嫌弃什么。

开学一个月来，阮萌每天至少换三个发型、染红发，穿五颜六色

的出格的衣服，这一切只不过是想要引人注目，但这个瞬间，阮萌却从对方的面无表情中体会到，注目是注目了，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屑。

心情难免沮丧。

拥有那样长相和头脑的薛嵩，既然连上帝都给他开了挂，自然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从入校第一天，同班女生就开始对他议论纷纷，每天都有人想方设法对他示好，纵然薛嵩对此反应冷淡，但他确实有冷淡和骄傲的资本。可像自己这样够不上鹤立鸡群的出众度的人，不打扮得浮夸一点，哪还有机会成为焦点人物？

短短一个月间，主动对薛嵩告白的女生前赴后继地失败，当其他女生情不自禁仰慕崇拜薛嵩时，阮萌却对薛嵩产生了嫉妒之情，更离奇的是，她反倒想要让薛嵩喜欢上自己，这样一来，自己也就自然成为了被大多数人羡慕的焦点吧？思路也挺剑走偏锋。

[六]

喜欢自己的人不是没有，数学课代表就算一个。

数学课代表论长相和头脑也并不输薛嵩，可是他对自己做过那么过分的事，时隔一个月的英语课上回想起来，阮萌还是觉得怒火难消。

入学第一个周五，下午社团活动后，阮萌回到教室打扫卫生。不幸中的万幸，当时教室里人不多，大部分同学都直接从社团回家了，只有三五个参加体育类社团的由于不方便带书包去操场回教室取书包。

四班教室在二楼，只有一楼有女厕所，阮萌不得不去楼下把水拎上来拖地，当她一手拎着水桶一手拎着拖把，刚走到教室门口，陈峰城突然迎面叫住她。

“阮萌，我要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所以先向你道歉，真的不是故意惹你生气。”

身高差的缘故，女生仰视着他，一脸困惑，完全没领悟他的话什么意思。

男生伸出手，轻轻勾了一下她的下巴，然后飞速逃回了教室。

诶？怎么回事？这个动作……

女生花了好几秒才从环绕着自己的粉红色彩中反应过来，自己被对方调戏了。

谁让阮萌手里正拿着武器呢？

女生当即提着拖把追进去，两人穿过教室又从后门窜出，在环形的走廊上追了好几圈，喧嚣一路，到底没追上。最惨的是，第五次路过教室窗口时，阮萌的眼角余光瞥见薛嵩，之前没注意到他也在教室。怎么会没注意到？他一定是在自己去楼下拎水时回来的。

总之薛嵩不仅看见了这一幕，而且他在笑！

置身事外的话，不得不说薛嵩笑起来实在太犯规了，如果可以，真希望他每天都能这样阳光地笑一笑，但绝不是对自己嘲笑！

第一次明显地引起了薛嵩的注意，竟然是因为这种事。陈峰城这家伙不可饶恕。

无论如何，阮萌是不会为了让他包庇自己不交数学作业而去取悦

他的，那无异于又让他摸了一把下巴。

“阮萌！”

女生猛抬头，看英语老师不耐烦的表情就知道这已经不是她叫自己的第一声。

“上课不要走神……报一下完形填空题的答案。”

她站起来，慌乱地从单选题翻到完形填空题的页面。

“BBACD、ACBCD。”

“我说阮萌，你做题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十道题只做对两道，整天这样稀里糊涂的可不行。你坐下订正吧。”

做题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呢？

关键是根本没做题吧。

阮萌尽量用袖子遮挡住练习册的空白部分不让老师发现。刚才报出的答案只是随口乱编的字母组合，没有任何意义。真相是，前一天晚上补作业补得太晚，刚写到阅读题就睡着了。

女生一边在老师的报答案声中做着听写，一边忐忑地用眼角余光偷瞄薛嵩。

幸好这次对方专心低头看题，压根没有侧头看自己。

[七]

硬撑到下课，因没完成作业而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阮萌趴在课桌上一副血槽清空的模样。一个外班的同学在教室后门冒了个脑

袋对正在门边储物柜拿书的陈峰城说：“艺术老师让通知各班班长、文体委员去办公室开会。”

男生转身用手上的练习册卷了个喇叭冲教室里大声喊道：“薛嵩、阮萌去艺术办公室开会！”

阮萌立刻像打了鸡血似的一扫萎靡，精神抖擞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看向薛嵩的方位。男生也已经站了起来，离开前把座椅推进书桌下。女生这才学着把座椅推了进去。

薛嵩走到阮萌身边停下，女生有点不知所措起来，距离太近，脸一直红到耳根。是想对自己说什么吗？感觉周围空气都凝固了。

空气真的凝固了。

薛嵩一个字也没说。

阮萌十几秒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堵住了薛嵩出门的去路。她连忙让开，男生头也不回地出了门。失望之余，女生赶紧追出去。

不管怎么说，去艺术办公室的一路都可以和薛嵩并肩同行，待会儿还可以坐在一起开会，绝对是给薛嵩留下深刻印象的好机会。

谁知事不遂人意，刚走到楼梯转弯处，就被同班同学叫住：“阮萌，数学老师让你去一下办公室。”

糟了！难道是滥竽充数的作业本被发现了？

平时数学作业一般要等到第二天放学时才会发下来，今天老师批改作业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望着薛嵩渐行渐远的身影，阮萌觉得心有不甘。现在去办公室只有坦白从宽一条路，因为还没来得及补好作业，肯定只能被老师一顿

臭骂。还不如伪装出同学通知不及时假象，等中午午休时补好了作业再去办公室说明自己只是交错作业本。

短短几秒钟，阮萌做好了决定，重新快步跟上薛嵩。男生诧异地侧了头：“你不去数学办公室吗？”

被他听见了。

女生讪笑着：“不急，下个课间再去好啦。”

男生没有再接话，过半晌，突然说道：“阮萌，你能不能和我保持一点距离？”

“诶？”虽然大脑还在反应过程中，女生的步伐已经不由自主慢了下来。

“对不起，是我的原因。”男生略带歉意地微笑一下，语气十分温柔，“一看见你的脑袋就觉得特别热。”

发色和热度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没能理解。女生只觉得自己像突然跌落进冰窖，一秒钟的迟疑之后，才意识到他言语里深藏的那么点轻蔑。第一次听他当面称呼自己，连姓带名。

现实就是这样，阮萌不是没有优点，如果她善加利用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可爱女生，但是很不幸，自知之明不在她的优点列表里。她天真地认为自己正处于最佳状态，把所有投向自己的诧异的、惊奇的、嘲笑的目光统一理解成仰慕的含义，直到受到突如其来的致命性打击。

阮萌垂头丧气地跟在薛嵩身后慢慢蹭到艺术楼。艺术老师正好从办公室出来，看见薛嵩和跟在三尺之后垂头丧气的阮萌，薛嵩她当然